

「太……強……了……吧……!」

卡斯帕爾倒在地上，全身肌肉痠痛爬不起來，奄奄一息地嘀咕著。

「老爹信裡說的沒錯，貝雷絲老師就跟傳聞中一樣，是無敵戰神啊啊啊……」

看來剛才一套連續揮拳動作消耗完卡斯帕爾的幹勁了。

貝雷絲決定結束對他的指導，默默收起出拳預備架勢，恢復為平時的站姿。

卡斯帕爾在地上癱了一會，感到體力稍稍恢復，猛然跳了起來。

「對了，老師！」

他痛得呲牙裂嘴，邊捏著疼痛的肩膀邊扯開笑容。

「妳以前叫『灰色惡魔』對吧？那老師對我的訓練，就是名副其實的『魔鬼訓練』了！」

「不不、卡斯帕爾，你對『魔鬼訓練』的定義理解錯了，而且老師看起來只是用普通的方
式訓練你，是你自己胡亂使力才那麼累喔。」

「不會吧!……哎，等等，林哈爾特，你不是一直在睡覺嗎？什麼時候醒的啊？」

「在你邊揮拳邊大喊自創必殺技名字的時候……」

「哦哈哈！我太吵了是嗎？話說回來，你幹嘛不回宿舍去睡啊？」

「呃……是你硬拖我來訓練的啊……」

「嗯？好像是喔！我找你來幹嘛？」

「我哪知，這要問你自己吧。」

「不記得！算了不重要啦，我現在肚子好餓！老師，妳要一起去食堂嗎？今天的主廚特餐據說是鐵板獸肉，吃了會瞬間補滿活力喔！」

「我再練一會。」

貝雷絲脫下拳套，解開纏著手掌的繃帶，拔起武器架裡的訓練用斧。

「老師妳一點都不累嗎？真厲害啊！」

卡斯帕爾無比佩服地看著貝雷絲，忍不住向她敬了個軍禮。

「那我們先走了喔，老師明天見！喂、別睡了林哈爾特！我們吃飯去囉！」

「唔……睏死了，我不想吃……」

「不行啦！不吃飯會沒力氣喔！」

「吃飯要花更多力氣……」

卡斯帕爾使力推開訓練場的大門，拖著林哈爾特走遠了。

他們離開後，由於大門被推到底沒有自動重新闔上，訓練場的聲音毫無阻礙地傳了出去。

這時，黑鷲級長艾黛爾賈特和修伯特從大廳方向走來。

兩人正在商量事情，因此特意從訓練場前繞道返回宿舍。

談話內容被人聽到也無妨，只不過是習慣避開人潮多的地方。

「說起來，艾黛爾賈特大人，您手上那個打著緞帶的小袋子是什麼？」

「袋子？哦，這是梅爾賽德司跟雅妮特一起烤的餅乾，她們說在製作時聊得太開心，不小心做太多了，今天到處分送呢。」

「保險起見，請先讓我檢查一下。」

修伯特伸出手掌覆在餅乾袋上空，閉眼探測了一會。

「看來沒問題，您可以安心享用。」

「嗯，味道不錯，你要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聽出艾黛爾賈特回話中透露『早已吃過餅乾』驚人真相，修伯特按住突突發疼的太陽穴。

「殿下，您的好意我心領了。另外，恕我失禮，即便那兩位已經自願轉到黑鷲學級，畢竟還是王國的人，您應該更有防備心一點。」

他的言下之意是——請您別亂吃別人給的東西。

修伯特內心略感滄桑，雖然他這麼想對殿下十分不敬，但他感覺自己宛若一個為女兒憂愁的老父親。

「我知道……抱歉，因為剛烤好的餅乾聞起來實在太香了。」

而且雅妮特不斷大力推銷，說之前老師吃了也讚不絕口，艾黛爾賈特聽完忍不住當場試吃一片，也收下了一整包餅乾。

「這次確實是我的失誤，以後我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說著忽然停下腳步，轉頭望向傳出沉重破風聲的訓練場。

「哦？是老師。」修伯特認出訓練場裡的人影。「正在自我鍛鍊嗎，可真是勤奮啊。」

艾黛爾賈特遠遠望著貝雷絲，考慮片刻，決定去找老師說一下話。

「修伯特，那件事就交給你處理了。」

「是，那麼我先行告退。」修伯特鞠躬離開。

貝雷絲練完一套斧技，全身火熱，大汗淋漓，拿起乾淨毛巾擦拭臉頰和脖頸。

「老師，妳的武技可真精彩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從訓練場外走來，臉上掛著優雅沉穩、看不出真實情緒的微笑。

「強勁剛猛、勢如破竹，看似無法收手，卻留有靈活應變的餘地……是在傭兵團學到的嗎？」

這句稱讚，用的完全是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口吻。

貝雷絲感覺得到級長艾黛爾賈特一直對自己抱持某種戒心，她似乎也為此苦惱，偶爾會表現出異常冷漠疏離的態度，就像現在這樣。

但不知何故，艾黛爾賈特主動過來搭話的次數，又比其他學生還要頻繁。

貝雷絲無法判斷她實際上是想保持距離，還是想親近自己。

「嗯，有人教我的。」貝雷絲對她點頭，隨手轉了一下細長結實的斧柄。

艾黛爾賈特微微一怔，貝雷絲剛剛轉斧柄的方式，跟她打倒敵人後的收斧動作如出一轍。

這一節，黑鷲學級頻繁出隊到大修道院外進行實戰，由艾黛爾賈特指揮，貝雷絲擔任她的副官。

老師是因此無意間記住了她的動作嗎？

「老師，妳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想問她有沒有發現這一點，出完聲又馬上打退堂鼓。

她的欲言又止，令貝雷絲產生誤解。

「妳想學嗎？」

「……咦？」

「我教妳。」

貝雷絲從艾黛爾賈特臉上看出學習的慾望，拎著斧頭來到她擅長斧術的級長身前。她身上穿著短袖傭兵戰服，稍帶濕氣的髮絲順從地貼伏著她極為好看的頭型。

艾黛爾賈特從貝雷絲沾有汗珠的臉頰、脖頸一路緩緩往下看，目光落到鎖骨上，被燙到似地猛地往旁邊一撤，最後望著她腳邊的影子，內心充滿對於自己認知上的疑慮。

——為什麼，老師看起來……水靈靈的？

而且，明明出了汗，身上的味道卻很好聞。

伴隨體溫蒸騰升起的氣息，將熱度傳染到艾黛爾賈特的臉頰。

「好，我要學。」

艾黛爾賈特閉了閉眼，解下紅披肩放到一旁，拿了一把訓練用斧上場。

「請多指教，老師。」

她的老師回以一笑。

貝雷絲為她演示整套武技的分解動作，帶著她做了一遍，再交給她自己練習，並在旁幫忙調整姿勢和動作。

兩人就這樣一個教、一個學，認真地練到了傍晚。

鐘聲響起，宣告訓練場的使用時間到此結束。

貝雷絲放回訓練武器，遞出自己帶來的水瓶給艾黛爾賈特，幫她補充水份，也順便清洗一下沾滿塵土的雙手。

冰冷潔淨的泉水流過指縫，寒意滲入掌心。

艾黛爾賈特滿足地嘆了口氣，覺得今天過得十分充實。

「老師，我這裡有餅乾，妳要吃嗎？」

艾黛爾賈特想起那包餅乾，拿了一片出來，將剩下的連同袋子一起遞給貝雷絲。

貝雷絲正拿著水瓶仰頭喝水，喝完低頭看她手上那片餅乾，想也不想地將臉湊過來。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愣了一下，僵硬而緩慢地將那片餅乾遞到她唇前。

貝雷絲張口咬下餅乾，快速地咀嚼吞嚥，一眨眼就吃光了。

「味道不錯，謝謝。」

「不客氣，這是梅爾賽德司跟雅妮特一起……呀!？」

還沒收回的指尖突然感受到貝雷絲唇瓣的柔軟，艾黛爾賈特瞬間頭暈目眩。

「老、老師……!」

「嗯？」

貝雷絲只是想沾在她手指上的餅乾屑，所以湊上雙唇稍微含了一下她的指尖外側。

見她一臉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表情，艾黛爾賈特開始覺得是自己反應過剩。

「……沒事。老師，剩下的也給妳，等一下請快去吃飯……那麼、我先走了！」

艾黛爾賈特將餅乾袋不容抗拒地塞到貝雷絲手上，轉身奪門而出。

貝雷絲不解地望著她逃跑似的背影，緩緩轉頭一看，發現被主人遺忘的紅色披肩。

晚點拿去她房間還給她吧，貝雷絲邊想邊走出訓練場。

……

……

阿德刺斯忒亞帝國，首都安巴爾。

大樹節，草木興盛的四月，皇城庭園裡綠意盎然、百花綻放，皇帝正跟皇后享受著久違的悠閒時光。

四周茶香瀰漫，艾黛爾賈特拿起莉絲緹亞送來的手作餅乾，偶然想起跟餅乾有關的那一段往事，不禁啞然失笑。

她身旁的貝雷絲從書裡抬起頭：「怎麼了？」

「想起了以前在大修道院的事。」

「哪件事？」

「有一次，妳訓練得太賣力忘記吃飯，肚子叫個不停，我餵妳吃了餅乾……還記得嗎？」
貝雷絲偏著頭想了想，在大修道院生活的記憶漸漸明朗。

「是妳跟我學完戰技，忘記帶走披肩的那一次？我本想送去妳房間，但剛好在浴場遇見妳，就直接還給妳了。」

「嗯……就是那一天發生的事。」

「那天，妳為什麼走得那麼匆忙？藏書室明明開到很晚。」

「還不是老師妳……」艾黛爾賈特雙頰微紅。「妳偷親我的手指。」
「？」

貝雷絲面露疑惑，完全不記得對她做過這種事。

「我知道，妳只是不想浪費食物，沒有別的意思，可是我在那個時候就已經……已經深深受到妳的吸引了。」

艾黛爾賈特微笑看著貝雷絲，將手伸向她的臉頰。

「我的心願居然能實現，真是不可思議。奇蹟應該不存在，但是，妳成了我的光芒，拉我離開泥淖，現在又和我並肩走在荊棘之路上，為帝國和芙朵拉的未來夙夜匪懈地奮戰。老師，妳是因為認同我的理想，還是……？啊，可不能又回答是『為了夜襲』喔？」

貝雷絲任由她撫摸自己的臉頰，揚起淺笑，低身吻她。

「唔，這種形式的回答實在太狡……太不光明磊落了，老師。」

「狡滑？狡詐？」

「我都改口了，就請妳假裝沒聽見吧。」艾黛爾賈特面露無奈。「真是的，老師，妳是不是很喜歡看我慌張出糗呢？」

聽她提及慌張出糗，貝雷絲立刻聯想到一件永生難忘的經歷。

「艾爾，妳最近還有在畫我的肖像畫嗎？」

「！」

「我之前看妳在讀宗教史的時候，一直拿著筆在旁邊的紙上塗寫東西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大驚失色，急急忙忙地舉起茶杯掩飾動搖，並設法轉移焦點。

「老師，當事人一般是不會問這種事的吧？」

「沒在畫了嗎？」

「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假裝冷靜地喝完杯中的茶，見貝雷絲還看著自己，只好回答。

「還有在畫……就如同妳看到的那樣。」

「不，我不會讓妳看的喔，就算妳一直用『好想看』的眼神盯著我，我也不會拿出來。」貝雷絲低下頭，一副很失望的樣子，連喝茶吃點心的動作都變得有點消沉了。

艾黛爾賈特幫兩人倒滿茶水，在意地瞄了她幾眼，實在是拿她沒轍。

「真是的……給妳看就是了。先說好，我畫得不像，妳可不准笑我喔。」

「嗯，說好了。」

貝雷絲露出笑容，明明唇角勾起的弧度含蓄不顯眼，在艾黛爾賈特眼中卻是光芒乍放，耀
眼到難以直視。

結束了庭園中的雙人茶會，艾黛爾賈特準備前往國務廳接見外國使節。

腰間掛回銀劍，貝雷絲重新恢復警戒姿態，緊隨在艾黛爾賈特身旁。

艾黛爾賈特偏過頭看她，抬手用指尖點了點左臉，說：「老師，這裡。」

貝雷絲立刻上前親了她一下。

「不、不是要妳親我……」

對她的誤會，艾黛爾賈特既困擾又高興，微笑著伸手取下貝雷絲臉上的餅乾屑。

「我是想說，妳臉上有這個。」

貝雷絲默默握住她的手，低頭舔上她的指尖，不知有意無意地含了一下她的手指。

「謝謝，很棒的味道。」

艾黛爾賈特白皙如雪的臉頰騰地一下紅透了，滿腦子都是昨晚和貝雷絲互擁的旖旎。

貝雷絲渾然未覺，若無其事地朝她伸手。

「走吧，我的陛下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艾黛爾賈特摸了摸微熱的耳殼，命令自己冷靜一點。

「走吧，我的……我的老師。」

「呵呵。」貝雷絲忍俊不住，輕笑出聲。

艾黛爾賈特在人前可以面不改色地介紹『這是我的皇后』，人後卻會害羞得叫不出口。

「老師，妳真的很喜歡我呢。」

艾黛爾賈特假意埋怨了一句，緩緩握住貝雷絲的手，自然而然地跟她十指相扣。

深紅與蒼灰的身影結伴而行，逐漸遠去。

午後的陽光溫柔煦和，悠然流淌在茶香猶存的翠綠庭園裡。